



第122期·2021年11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誤讀誤解

青楓：上期我們談感應，相信一些信眾也會得到一個很好的體會。那就是，不要總是向別人求這求那。譬如，我們經常聽到一些人禮敬觀音菩薩時，也會說：「求觀音菩薩大慈大悲，讓我家人……」這樣的「求」，是不是顯得有點貪呢？重要的不是「求」，而是感應。要學習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精神，有所體會，然後在行動上做好自己。

修智：不是「有求必應」，而應該是「有感必應」。這才是我們真正體會到「事理圓融」，這才是平時所講「感應」。我們要除去心中的貪瞋痴，所作所行以觀音菩薩為楷模，方可得到相應的果報。倘

若純是「求」，是不需要有所付出，只想得到自己的如意事物。但「感」，是要先有所行動，方可得到相應的回報。從這裡，我又想到另一個話題。好些經文的內容，因為錯誤的理解，而導致錯誤的行為。

青楓：「錯誤的行為」，因為這「錯」，不但會困擾我們的思維，也可能會誤導了而造成不可補救的過失。例如，我們曾經談過「戒香馥郁」，好些人就會從「香燭」這實物去理解這詞語，以香的原材料去講「馥郁」。其實，戒，是指守規矩法則。「戒香」的戒，即是我們以守持莊嚴戒律的「馨香」，為諸佛菩薩及



姜花之美

有天，在妙法寺園林裡，在一個小小的角落看到一朵花，花瓣白色，然後在邊沿又透出粉紅。——這真是教人看著便喜歡的白裡透紅。

這是什麼花？它的葉很大（花却小），而且葉的形狀還像美人蕉的葉。原來，這是姜花呀！

姜花，很香，有紅、白、黃多種顏色的，而作為觀賞價值，則這種「白裡透紅」最為可觀。你以為如何？



龍天護法所讚歎。

修智：錯解經文，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斷章取義」而起。譬如，我們不是經常聽到一首偈：「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嗎？僅以這首偈語來看，其實是有所語病的，因為沒有正確理解整首偈語。在《花嚴經》，這首偈的前兩句是：「除滅一切諸心毒，思維修習最上智。」當我們想到「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大前提，是先要自己離苦，才可推廣及眾生亦離苦。讓我們用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問題吧！譬如我們要成為一個拯溺員，首先自己要懂水性，免于沉溺，方可去做拯溺行動。否則，會成為「好心做壞事」，真正拯溺員原本只拯救一人即可，但當不懂水性的人，無知的跳落水中想救溺水的人，則為真正的拯溺員添煩添亂。所以，當我們想為別人做事情之前，先要衡量自己是否有這能力。

青楓：剛才大和尚說的「除滅一切諸心毒」很重要，這就是先要要做好自己。我們能夠充分地理解經文，這對學習與進修都很重要。

修智：在《法花經》〈藥王菩薩本事品〉裡，也有一句，因為錯誤的斷句，而錯誤的理解。經文：「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有些人會從「法施」角度去理解，因而會說成「法供養如來」。錯

呀！實際上是行真法，而去供養如來。何謂「法」，是指依「法」依教奉行，方是「供養」。例如學生能依父母師長教導，聽話聽教，有好成績前途，不令父母師長擔憂。這才是父母師長所期望欣慰的，而不是只在物質方面的滿足。

青楓：誤解誤讀往往造成很大落差。聽說在讀《八大覺經》也有類似錯誤，「等念怨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很容易出錯，是不是呢？

修智：就拿這一句來說，整段「第六，覺知貧苦多怨，橫結惡緣。菩薩布施，等念怨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不可斷句為「第六覺知，」而是要「覺知貧苦多怨，橫結惡緣。」順便一提，「橫」並非是「橫直」的橫，粵音waang4。而是「橫蠻」的橫，粵音waang6。同理，一般人很輕易地理解為不念「舊惡」，不憎「惡人」。實際上呢？我以為應該是讀「不念舊惡，不『憎惡』人！」憎惡這個「惡」，讀「烏」，兩字合為一個詞語，這麼一來，這句經文的意思便大有不同了。在這一句話之前有句「等念怨親」，意思是「不論是怨仇，抑或是親人，我們都平等看待。」。

青楓：是，很多時候我們錯解經文，因為斷章取義，或斷句出錯，或讀音出錯。如果好好地根據上文所講的，然後結合下文的道理，則錯解的機率會大大降低。



大紅大黃

在妙法寺園林裡，栽花人不知是否有意與遊人開玩笑，把幾棵姜花與美人蕉放在一起栽種。

由於兩者的葉都是差不多樣子，倘若你對姜花認識較少，則可能會誤會——怎麼美人蕉會長出這樣細小有趣的花瓣來？

其實，美人蕉的花，也很好看呀！要不然，怎麼會被人們稱之為「美人蕉」？

而且，美人蕉的花不但大黃大紅，有個別還會一塊花瓣裡一邊紅一邊黃的，真是充滿意趣。



49 小兒爭分別毛喻

譬如昔日有二小兒，入河遨戲，於此水底得一把毛。

一小兒言：“此是仙鬚。”

一小兒言：“此是羆毛。”

爾時河邊有一仙人。此二小兒爭之不已，詣彼仙所，決其所疑。

而彼仙人尋即取米及胡麻子，口中含嚼，吐著掌中，語小兒言：“我掌中者，似孔雀屎。”

而此仙人不答他問，人皆知之。

世間愚人，亦復如是。說法之時，戲論諸法，不答正理，如彼仙人不答所問，為一切人之所嗤笑。浮漫虛說，亦復如是。

【解說】

兩人爭執不下，請教「智者」。「智者」的答覆真有點兒「答非所問！」也可以視之為「顧左右而言他！」總之，他沒有給你一個切實的答案，但又好像已給了你「答案」，而那「答案」正帶著「高深莫測」似的。

這位「智者」回答的「模稜兩可」，正是他所「表演」的。聽者是否能夠「領悟」？所謂「領悟」，實際上就是自己的反思，而與「智者」的話語毫無關係的。

我上述這樣說，也許有些人覺得「似曾相識」、「頗有道理」嗎？這實際上就是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裡常遇到的現象吧！你又不妨稱之為「智者現象」！

50 醫治脊僂喻

譬如有人，卒患脊僂，請醫療治。醫以酥塗，上下著板，用力痛壓，不覺雙目一時並出。

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為修福故，治生估販，作諸非法，其事雖成，利不補害。將來之世，入於地獄，喻雙目出。

【解說】

這喻很簡單地述說一個故事，那硬崩崩地去所謂治理脊僂，結果痛入心肺，連眼睛也突出眼眶了。這說明了什麼呢？本喻的後半部文字便說明這問題。這種不依正道的「夾硬來」，往往也正是想後果而胡作非為的。結果呢？不用說，這將是「自食惡果」。此則故事也正好對我們做人處世作出告誡、警惕。

人間世俗，有很多事情的對與錯本來就是很簡單的，祇是我們平日過於「掉以輕心」吧。

51 五人買婢共使作喻

譬如五人共買一婢。其中一人語此婢言：“與我浣衣。”
次有一人復語浣衣。

婢語次者：“先與其浣。”

後者恚曰：“我共前人同買於汝，云何獨爾？”即鞭十下。

如是五人各打十下。

五陰亦爾。煩惱因緣合成此身，而此五陰，恆以生、老、病、死、無量苦惱撈笞眾生。

【解說】

此喻，我們不必理會什麼買婢，那是古代社會的一些社會現象。看本喻，重要還在看以此譬如五陰。五陰者，我們都知道指的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這色、受、想、行、識，乃組合成我們的身體，也因此而生出了諸般苦惱。像這個「買婢、用婢」的故事，便是讓我們曉得一些所謂苦惱其實都祇不過是「過」不了自己設下的關卡而已，而這些所謂「關卡」的煩惱，實際上是「好無謂」的。

52 伎兒作樂喻

譬如伎兒，王前作樂，王許千錢。後從王索，王不與之。

王語之言：“汝向作樂，空樂我耳；我與汝錢，亦樂汝耳。”

世間果報，亦復如是。人中天上，雖受少樂，亦無有實。無常敗滅，不得久住，如彼空樂。

【解說】

本喻文字雖很短，也不過是三幾行吧！但它說出來的「道理」都是可以教我們深入點好好地思考一下的。國王說，你給我奏樂，我將賞錢給你。樂奏過了，那樂工要領取賞錢，那國王却不給予，並且說了一則「似是而非」的話。他說：「你奏樂是讓我耳朵高興；我說賞錢，是讓你聽了高興。」這祇是為了「高興」而無實質的給予。本喻便說明了一個問題，——「無常敗滅，不得久住！」這，也不過是「空樂」而已。當我們切實地真正明白個中道理之後，對於所謂「無實質的空樂」，也就不會有什麼介懷，也是一則好好的「放下自在」的道理。『百喻經』裡的故事，很多時是可以讓我們好好反思。





漢語語匯與佛教（節錄）

· 曾琦雲 ·

（原刊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內明》第二九八期）

漢語語匯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充實和積累起來的，在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接受了許多外來因素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道是本土文化，釋是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在融合的過程中，自然要對中國的語言和語匯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試論漢語語匯和佛教的關係，看看佛教文化對中國文化所發生的影響。

（一）

長期以來，我們研究佛教比較重視它的思想體系，對它的文化意義還缺乏充分的認識。近年來，佛教是一種文化，已有了共識。趙樸初居士曾與一些青年朋友說：「現在許多人雖然否定佛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可是他一張嘴說話其實就包含着佛教成份。語言是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們日常流行的許多用語，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等都來自佛教語匯。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誠然，我們只要認真地回憶一下歷史，考查一下語匯的來源，就會發現許多漢語語匯與佛教有緊密的聯繫，可見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和影響。

1、常見詞

世界 出自佛經，《楞嚴經》曰：「何名為衆生世界？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汝今當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為世。」故世指時間，界指空

間，今則泛稱地球上所有的地方。

煩惱 出自佛經，指身心為貪欲所困惑而產生的精神狀態。《成唯識論》四：「此四（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常起，擾濁內心，令外轉識，恆成雜染。有情由此生死輪迴，不能出離，故名煩惱。」今則泛指苦悶、心亂。

境界 出自佛經，指因報應而遇到不同的境遇或因人的差異而得到不同的境地。《無量壽經》：「比丘白佛：斯義宏深，非我境界。」今指事物所達到的程度或表現的情況。

覺悟 出自佛經，指領悟佛教的真諦。《隋書》·〈經籍志〉：「（釋迦）捨太子位，出家學道，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佛即譯為覺者。今指從迷惑中醒悟或對一種理想的認識程度和為實現它而奮鬥的精神。

方便 出自佛經，指因人施教，誘導之使領悟佛之真義。《景德傳燈錄》九·弘辯禪師：「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今指便利。

真理 出自佛教，指佛教教義最純真的道理。南朝·梁·慧皎《高僧傳》四·支遁：「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今泛指正確的道理，也是哲學名詞：客觀事物及其規律在人腦中的正確反映。

變相 出自佛教，指繪製在石窟、寺院的牆壁上或帛紙上的圖畫。變即是演變佛經的內容而成為具體的圖相，多用連環畫來表現。今指形式上雖有變

化，但內容和本質沒有什麼不同。

真相 出自佛教，指實相、本相。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修梵寺有金剛，鳩鵲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摩云：得其真相也。」今指事物的實際情況。

解脫 出自佛經，指解除煩惱，復歸自在，又稱涅槃。《維摩詰經·佛國品》：「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今指擺脫、開脫、解除、釋放等。

意識 出自佛經，在八識中位於第六。八識即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今指感覺、覺察，也是哲學名詞：人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映。

2、成語

一塵不染 出自佛教，隋·智顗《法界次第》：「塵即垢染之義，謂此六塵（色、聲、香、味、觸、法）能染污真性故也。」故一塵不染即喻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清淨。今泛指絲毫不受壞習慣、壞風氣影響，也形容非常清潔、乾淨。

心心相印 出自禪宗，唐·裴休《圭峰定慧禪師碑》：「心心相印，印印相契。」指學人開悟，要由祖師印可，也指禪宗傳法世系。今指彼此心意不

用說出，就可互相了解，形容彼此思想感情完全一致。

天花亂墜 出自佛教，相傳佛說法時，天人感動，飄散香花作為供養。又相傳梁武帝請雲光法師在南京講經，天花亂墜。今多含貶義，指說話動聽，誇張而不符合實際。

空中樓閣 出自《百喻經》，說一富人看人家三重樓閣壯觀，就叫人造樓，要最上層，不要下二層。喻修行要打好根基，循序漸進。今比喻虛幻的事物或脫離實際的空想。

作繭自縛 《妙法聖念處經》：「業果善不善，所作受決定；自作自纏縛，如繭等無異。」比喻衆生善惡報應，不由外力主宰，均是自作自受。今比喻自己使自己陷入困境。

打成一片 出自禪宗，絕無一切情理上的計較和分別，千差萬別歸於平等。《碧巖錄》香林禪師：「我四十年來方打成一片。」今指思想感情上非常融洽。

3、歇後語

老和尚念經——句句是真
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
觀音菩薩——年年十八

功德與福德

很多人都會把功德與福德混淆起來。

何謂功德：

《壇經》說：

「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

這就簡潔明確地把「功德」與「福德」區分開來了。

修心養性者為功德，是一種學習。福德呢？則是指外在的行為，如布施供養等。

所以，梁武帝問達摩：「我的功德如何？」達摩說：「沒有功德！」

何也？梁武帝氣惱了：「我供養僧，我建造了這麼多寺院，怎說沒有功德？」達摩作了這樣的解釋：「供僧建寺，這些是福德，不是功德！」

當我們看了惠能大師在《壇經》裡說的功德與福德，便可以明白個中道理。

觀音菩薩不愛財——滿身都是金
三個觀音堂——廟廟廟(妙妙妙)
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
佛爺的桌子——碰不得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
老虎掛念珠——假慈悲

(二)

佛教從漢明帝時傳入中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在漫長的歷史中，它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是表現在多方面的，伴隨它而產生的那些豐富多彩的語滙，被廣泛地使用在口頭上和書面上。在融化的過程中，有的原意已經消失，有的得以豐富和發展，已成為漢語的基本語滙，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語滙寶庫，大大提高了漢語的表達力。試看以下舉例：

《紅樓夢》第一回：「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火坑出自佛教，喻「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亦特指地獄。後來多以火坑比喻慘酷的境遇，引文指青樓賣笑，堪為人間最慘酷者，以火坑為喻，形像地表現了妓女生涯的可憐可悲。

魯迅《祝福》：「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

中，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裏，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無常出自佛經，指世上萬物不是常住不變的，有生必有死。後引伸為死，也作勾魂使者。魯迅在此以沉重的心情和深刻的同情，幽默而又辛酸地用無常指代祥林嫂之死，控訴了黑暗的舊社會，激發正直的人們對祥林嫂之死不要漠不關心。這也是魯迅對國民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多次反復提示。

《說岳全傳》：「每想中原花花世界，一心要奪取宋室江山。」「花花世界」出自《華嚴經》：「佛土生五色蓮，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這裏借指中原繁華富庶，使金國產生覬覦之心。今則多含貶義，指奢侈放縱使人迷亂的地方。

魯迅《准風月談》歸厚：「古時候雖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終於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這一點玩意兒，實在已不足以昭大信於天下：令人辦事有點為難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出自《涅槃經·梵行品》，北宋《續傳燈錄》：「廣額正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漢，颺下屠刀，立地成

迷與不迷

我們在學習佛道理，經常會遇上一個「迷」字。究竟怎樣才算是「迷」？又怎樣才算是「不迷」呢？我看其實也並不複雜的，「執著」就是「迷」；「不執著」（放下）便是「不迷」了。

《壇經》說——

「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這裡這個「離」字，即是「不執著」。我們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無論是外在的還是內心世界，往往都在於是否執著這看法而已。

假如離開這執著，放開懷抱地，從客觀、從宏觀，又或者試以另一個角度去思考一下，情形可能大不同了。

我們在平時寫作的言行裡，經常說一句話：「打開心扉！」這不就是叫我們不要執著嗎！

佛。」一般人以此語最先見於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魯迅在這裏利用成語的固定格式，根據前後文需要作部份變動，成語活用，風趣地揭露了謠言學家的行徑，達到了特殊的表達效果。

《西游記》第三一回：「那沙僧一聞孫悟空三個字，便好似醍醐灌頂，甘露滋心。」醍醐是從牛乳中提煉出來的精華，比喻最高的佛法。灌頂是佛教密宗的一種儀式，唐·善無畏《大日經疏》：「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頂，令佛種永不斷故。」後多比喻智慧，使人徹底醒悟。引文形容沙僧聽到孫悟空救他來了，心中大喜，有如渴得甘霖，醍醐灌頂，那種愉悅之情無法言喻。

《兒女英雄傳》第二九回：「到了夫妻之間便合他論房幃資格，自己居右，處得天然合拍，不即不離。」不即不離出自佛經，《圓覺經》：「圓覺普照，寂滅無二。於百千萬億阿僧祇恆河沙諸世界，猶如空花，亂起亂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真相與妄相有區別，即不即，但妄相乃真相顯現，即不離。後泛指若合若分，既不接近也不疏遠，引文即是此意。

總之，由於佛教的廣泛傳播，它所形成的語滙

已與中國文化水乳交融，以至於我們現在使用時還不知出自佛教。這些語滙在書面上，主要是通過文學藝術作品流傳下來的。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文學已開始影響中國的文學。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說：「還有一種助六朝人志怪思想發展的，便是印度思想的輸入。因為晉、宋、齊、梁四朝，佛教大行，當時所譯佛經很多，而同時鬼怪奇異之說雜出，所以當時合中印兩國底鬼怪到小說裏，使它更加發達起來。」魯迅還舉例說吳均《續齊諧記·陽羨鵝籠》是康僧會所譯佛經《舊雜譬喻經·壺中人》的模

仿和豐富。唐代是我國佛教最鼎盛的時期，「變文」、「變相」（上面已講）大興。變文是一種傳播佛教的說唱文學，這種文學體裁有散文、韻文、語體文，它一面把佛經變成通俗有趣的故事，使民衆易於理解，一面增加音樂的歌唱成份，使民衆易於記

誦。它是我國通俗文學的先導，也是白話文學的雛形，後來其他題材內容的作品都模仿這種形式，影響到以後的話本、小說、傳奇、戲曲等以及長篇名著如《西游記》、《水滸傳》、《金瓶梅》等。

自在

惠能大師《壇經》的核心價值，是四個字——本性具足！

一切從心出發，一切都源於自己內心。你的內心世界就是你的一切！離相·不著相，也是叫我們不要被物事的外相所迷，要「離相」去思考問題。

《壇經》裡說——

「自性無非、無痴、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

無非，即是無非分之想；無痴，即是沒有愚痴無明；無亂，便是心定。這「三無」就是我們的自性。如果我們不執著於相，那是何等自在。話雖如此，所謂「知易行難！」行難又怎麼樣？總要試行！如果不試行，那就永遠得不到。

水墨畫家 黃考達的宣言

陳青楓

在香港畫家群中，能真正有「個性風格」而又有特出成效者，不多！因此，我對黃考達先生的作品便來得特別重視。

前些日子（二零二一年十月中旬），香港會展中心有一個大型展覽——「典亞藝博」，有幾十檔攤位的。我特地去黃考達的攤位上專注觀看——他展出的作品，你很自然地會停下步來細意觀賞。

他向我說了一句再三強調的話：「我

現在很喜歡走進傳統！」

黃考達說「走進傳統」，首定不是說走進傳統的筆墨，更不是拿古畫臨寫便叫走進傳統。顯然地，他指的是傳統精神。能走進傳統精神，這便是走進一個廣闊天地去。

我們可預見，在不久將來，可以看到黃考達在傳統精神探索下的作品。我很關注他在「尋墨」作品下寫的那一組「心



「尋墨」，這是黃考達二零一八年作品，他刊載此畫時並說出一番「心聲」。

聲」文字——

「中國繪畫一直被認為是具象的，但是很多作品通過具象的景物表現出來的思想情感却又是抽象的，如山水作品強調的意境，又如八大山人作品中的失落與悲憤。山水畫中常見的留白，更是非常高明的抽象。就繪畫而言，我們的抽象是借描繪對象抒情，委婉深邃；西方不同形態的色彩來抒情，強烈的抽象是借直接。最終殊途同歸，無所謂保守前衛，也更沒有高

下之分，我要努力去做一個抽象的中國畫家。」

這是一個中國畫家的宣言。

以考達大兄的性格而言，這「宣言」不是信口雌黃，隨便的說說，這是他深思熟慮、沉澱雜質後發出的澄明清澈的言詞。

我以愉悅的心情，期待一位有真正實力的以傳統作元素的「中國抽象水墨畫畫家」進一步的蛻變。



「偉哉華嶽」是黃考達今年夏天才寫下來的作品。

平常心是道！

我們經常說「平常心是道！」但如果我們進一步問：「何謂平常心？」

也許不少信眾都會一時間不知從何說起，大抵也會用上那句：「祇可意會不可言傳」嗎？我看，還是可以言傳的。馬祖道一在論「平常心」時便有這樣的說法：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聖凡……可以說，能有此「五無」，便是具有「平常心」了。

再說：「平常心是道！」則這「道」又是怎樣修起來呢？馬祖道一說：「道不用修，但莫污染！」

這句話的意思，大抵都會讓我們想起惠能大師說的：「世人性本清靜，萬法從自性生。」

「道」不用修，因為這是與生俱來，人人心中本有，即是「性來具足」。要「修」是「平常心」——是如何修到有一顆「平常心」？如果你說，既然知道「平常心」便是沒有那「五無」，還不容易嗎？

這樣說，可又令我們想到鳥窠法師對大詩人白居易說的一番話。

白居易問禪，鳥窠大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白居易曰：「這不算什麼高見，三歲孩兒都曉得！」

鳥窠大師曰：「三歲孩兒也解道得，百歲老人行不得。」

這節典故，我們都曉得的了，也因此而真正領悟到：世間上不少永恆不變或者影響千秋萬代的名言佳句，其實都是很簡單淺白，問題是有沒有依此去做罷了！

又拿另一個幾乎是所有佛教徒都曉得的，甚至是其他人士也會聽過的「故事」，那個便是「吃飯、睡覺」故事。

「怎樣才是修行？」

「你睡覺時睡覺，你肚餓時專心進食便是！」

「這人人都懂，怎麼是以作修行？」

「雖人人都懂，但是不是真正照著做呢？有些人睡覺時左思右想，甚至是胡思亂想；吃飯時也一邊吞嚥咀嚼一邊在看書報或同時做著其他事。」

相信我們看到或聽到這「故事」之同時，也會心生慚愧，原來自己平日就是這樣不專心，也因此明白到，所謂「修行」就是「專心」兩字。

從這裡，我們可能會真正明白到什麼叫做「平常心是道」。



應機而說

先讓我們看看《金剛經》裡這句話——

「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這節話的重點是什麼呢？表面地看，乍看起來有「莫名其妙」之感：佛陀不是經常說法嗎？其實這所謂「說法」，應該是另一種見解——它指的是佛的所謂「說法」不是一般人所認為的一種固定的法則。佛法是沒有固定的一套的，它是根據當時的實際環境作出適當的協調指引，亦即是「應機而說」。

可見得，佛法也是審時度勢，實事求是，不是「一本通書讀到老」的一成不變。關於這一點，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其實是很重要的。當今之世我們看到的，仍有不少人是本著「一本通書做人」，佛陀的教導也會因此而人為地「變了質」。《金剛經》裡用「謗佛」兩字去說明這問題，也可見得何等重要。

程十髮的話

中國繪畫研究季刊《朵雲》，一九九三年的第二期，有一篇文章，作者王琪森，主題是：「文人畫·海派畫及其他——與著名國畫家程十髮對話」。在該文裡，我們看到程先生對「文人畫」的看法。

程十髮如是說——

否定文人畫，罵文人畫並不是新鮮事；『五·四』前後就有一些偏激的藝術家大罵文人畫。因此，今天有些人把文人畫說得一錢不值，也不奇怪。每一個人都是歷史的過客，來去匆匆。但我相信文人畫將永遠存在。文人畫在創作觀念，表現手法等方面所形成的藝術系統，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並好好借鑒的。對文人畫連起碼都談不上，就輕易地說不行，是對藝術的不尊重。別的不說，就以文人畫的創作思想來講，他是有十分深刻的哲學思想，並不是筆墨遊戲。我想我們的中青年畫家要讀點中國美術史，不是簡單地背出每個畫家的生卒年代，而是要了解歷代畫風的演變，特別是宋元明清，是中國畫的重要歷史階段，僅揚州八怪一個畫派就值得好好研究。

成功基本法

我們對任何事物、知識的學習，都得重視一個「勤」字。不勤勞勤苦，如何能有所成？

《佛說佛醫經》裡言：

「佛言人治生，譬如蜂作蜜，採取精華，勤苦積日已成。」

此話語是說得清楚明白的，字面淺白，也用不著多所解釋。祇是它也像不少人對待「人生道理」那樣，明知道如此這般去做便成事，但偏偏知而不行。譬如「吸烟」吧！誰也曉得吸烟危害健康，何以仍有人不時吸食，甚至是「戒之不得」的？這就是沒有真正下定決心之故。「勤苦積日已成」，這是一切成功的基礎，你甚至可稱之為「成功基本法」。

知錯能改

有些字，我們習慣「有邊讀邊」，結果是錯了也不曉得，而且是習慣成自然，一直錯下去。

日前，朋友在手機上傳來好些我們平時容易讀錯的字，而且好些時更是「自以為是」地，以為自己「無錯」。

當發覺原來「錯得離譜」時，真是「耳仔都紅埋」。好，讓我在這裡轉載十二個我們常讀錯的字，今後也好「知錯能改」。讓我表列供大家參考——

	正確讀音	錯誤讀音
骨骼	骨「格」	骨「洛」
操守	「醋」守	「粗」守
緋聞	「非」聞	「匪」聞
寬敞	寬「廠」	寬「倘」
閃爍	閃「削」	閃「匿」
遏止	「押」止	「揭」止
渲染	「算」染	「圈」染
提倡	提「唱」	提「昌」
點綴	點「罪」	點「絕」
桅樑	「圍」樑	「危」樑
對簿公堂	對「步」公堂	對「薄」公堂
滿載而歸	滿「再」而歸	滿「宰」而歸

「大牌檔」與「大排檔」



如果你向今天年輕人問：街邊那些食肆，應該寫「大牌檔」還是「大排檔」？

也許他們會說：「當然是大排檔啦，一排排的排列開來。大牌檔三字沒得解！」

是否「沒得解」？這便是一個所謂「歷史問題」了。我多年前在上海出版的那本「咬文嚼字」雜誌上，也看到說「大牌檔」沒得解，應寫作大排檔云云。

這全都是「望文生義」的做法，根本不去追探為何寫作「大牌檔」的。

——我特地把這問題詳細地列寫開來，就因為經常看到一些人「看問題」不去尋求本來的真實，祇憑表面而下結論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民生仍很清苦，在橫街窄巷裡出現不少食檔，當然因為經濟實惠。為了表示：「我地係合法嘅，我地有向政府擺牌嘅！」於是把那「牌照」用相架鑲起來掛在食檔的當眼處。

——這就是「大牌檔」這名稱的來歷。

前些日子我在港島中環作「懷舊行」，又想起「大牌檔」來了，於是到「士丹利街」那盡頭





處一段典型的「大牌檔」集中地，（看來是今天剩下的大牌檔打卡熱點了！）當年這裡俗稱「為食街」，一聽就七十年了。「為食街」今天仍有十餘個「大牌檔」在經營。哈，我看到其中一檔還清清楚楚地列寫「大牌檔」三字，這就是「歷史証明」啦！

既然要作「懷舊行」，則順路在這一帶尋尋覓覓。

本版圖裡可看到一位女士在花檔裡選擇鮮花。

這是結志街的花檔；此橫街再上十餘丈的另一條橫街便是「擺花街」。歷史掌故告訴我們，百年前這一帶有不少洋妓架步。洋漢尋歡作樂喜

歡送上鮮花一束，於是這橫街便花檔林立，後來便索性稱為「擺花街」。「結志街」，甚至再前方的「雪廠街」也受惠。今天，擺花街都沒有花檔了，結志街則有三幾個花檔仍在熱鬧著。

在附近也有一條斜路稱為「麒麟街」的。這天，怎麼人頭湧湧，熱鬧非常？原來有外國電影公司在此拍外景。——這一帶經常有被借用拍戲，可見那種懷舊色彩是多麼的引人。

我們的香港呀，實在是個好地方。

如下兩圖是荷里活道的奇趣特色，既有中西畫廊，也有已運作大半個世紀的涼茶舖。





我看著眼前這個「如」字，有所思：如，是如果、如此，如字亦解作好像，譬如寫「如釋重負」。但何以「如」字是女字旁的？這一定與女子有關吧！當我們打開字典看看，女字為部首的可不少，數起來也真有點兒數不勝數的感覺。

但，你也隱隱然發覺一點，「女」字為部首的字，有好些還是帶有歧視性的。（今時今日，世間上還有不少地方有歧視女性的行為表現。）

帶歧視性的女字旁的字，隨意看看便有：奸、妄、妖、姦、姦……等等，實在不算少的，就算這個「如」字，原來與歧視也有關係。如，本意是「順從」的意思。這不就是說：「對女子

歧視女性

用口吩咐了，就得順從」的意思嗎？

至於以上列出的那些字，如妄、奸、妖等等，也就不用說了，看上去總是帶著歧視的感覺！——何以不用「男」字或「子」字作部首而偏用「女」字旁。

有一個字更教天下女子大起反感的，那是一個「毒」字的結構。「母」字的結構，是「女」字加兩點，兩點象徵乳房。這種象形也無所謂的，但何以「毒」字是用女性的「母」字？這不是對天下的女性作了侮辱嗎？——呀，這個「侮」字也有一個母字的，這分明是以男性的立場角度來造字了。

強娶

字的結構，象形之外還有不少是取聲的，隨意地說說吧！「和」字、「磚」字、「軾」字以及「娶」字均是。寫到這個「娶」字，除了它的象聲之外，我還是有點好奇，「取」字何以是耳字旁的？細細思考一下，可就想到，在古時表示取人首級，是割下耳朵作點數的。所以這個「取」字便是「耳」字旁，「又」字是手的象形字，即是以右手拿對方的耳朵為「取」。古代的「談婚論嫁」，原來都是以「搶新娘」為形式的，這個「搶」不就像取人首級的取嗎？所以，「女」字之上加個「取」，除了取其音之外，還有這種歧視女性的搶親意思。